

過客文官的 殊異觀察

文、攝影／陳恭山

蘇澳地理形勢，不僅超凡出眾，蘇澳港灣的海市蜃樓景致，還堂堂列為蘭陽八景之一。

對

於蘇澳這所在，我們先來看看兩則生動的文字記載，看它們不同年代、不同觀點或不同感情的觀察，是如何截然不同。

有識的堪輿家指明：「蘇澳地理向稱玄奇，山脈迤邐，紫氣東來，結沙成穴，為天地靈氣之所聚。蘇澳市區地理為『龜蛇捧足』，聖湖是『獅象把口』，北方澳為『龍馬負圖』，南方澳乃『神龜出洛』。」說法真是玄奇。

傳說中的恐怖所在

官方的噶瑪蘭（宜蘭）廳志，由另一批中國內地文人著說，說法則十分恐怖：「從前東勢（蘭陽溪以南）一帶，水色儼如刀削，行人涉起，鯽魚趁腳而飛，食之則腹痛洩瀉而死；涉者不用鹽砂刷洗，則腳痒蛆爛。蘇澳一庄，山水惡劣，因水從深村密菁中流出，不無毒蛇鳥糞入污穢，故居民多染病症，不為脾洩，則為腹脹。茲自十年來，乾坤清氣，

有開必先矣。」

見識不凡的堪輿家，怕一般凡人看不清、弄不明，乾脆又詳加解釋：「船至北方澳半渡，即見南方澳之神龜，神態宛然。自蘇澳望去，北方澳之龍馬，清晰可辨。市區二山夾峙，一溪蜿蜒，如龜蛇之家。昔時蘇澳海灣多礁石，人稱龜卵，相映成趣。」

列名蘭陽八景之一的海市蜃樓

蘇澳地理形勢，不僅超凡出眾，蘇澳港灣的海市蜃樓景致，還堂堂列為蘭陽八景之一：「南方與北方兩澳間，雲彩幻化，奇景乍現。大朱貝於海天之際，緩張雙殼，化出五彩七色，有市景房舍連幢，有人車往來絡繹，隱有雞犬相聞，間有孩童追逐嬉戲，如在仙境。」還建議立於——海拔兩百米砲台山頂——以利觀賞。

噶瑪蘭廳志風俗氣候篇：「蓋自淡之水返，至蘭之蘇澳一帶，海瘴山嵐，交醞濃露，日晡而注，日出未消，值夜則霏霏如霧，村舍園林咫尺莫辨，茅檐日高，尚留餘滴，故常交霽為雨，與通台氣候竟有不同。」

蘇澳海灣的潮信，亦有異於通台各處：

「灣泊之處，須視風向，蘇澳有南風、北風之別，時當南風誤泊北風澳，與時當北風誤泊南風澳者，其舟未有不擊碎者。」

靈地與傑人皆可再創造

依據曾任台灣文獻會主委的林衡道研究記載：「清嘉慶二十五年（西元一八二〇年），福建泉州移民蘇士尾等進入墾荒，故名蘇澳。」

蘇澳地區以漢人依據、有文為證的開發史，迄今不過一百八十年，但回看十九世紀前行代文人對蘇澳的描繪，落差之懸殊，直可教人啞然失笑。

不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些相異的陳述和互別的察見，同時也顯現了蘇澳地理風土的多元狀態。特別是這兩則生動的文字記載，極為珍貴的標明了有意墾荒長住的新舊移民心中所寄，以及無心盤桓久留的內地文官的過客打算。

但不管蘇澳天候所呈現的，是凌厲艱難，或和煦怡悅，我們都可以確定，包括傳聞中開發蘇澳的「先賢」蘇士尾等人，以及此後定居蘇澳的士農工商諸晚進，他們寧可看重那「山脈迤邐，紫氣東來，為天地靈氣所聚」的蘇澳地理，也樂以「地靈人傑」為願景而自期。

源

